

1945年12月29日

青年

團結中國青年 · 創造青年中國

第六卷 第四期

編輯前記

歐亞戰局，日益緊張，在歐洲則德國已悲壯地喊出五十年後日耳曼民族又將復興的呼聲，在亞洲則美空軍已對日本土開始大規模的轟炸。我們爲期保衛中國大陸不淪爲戰場計，願呼籲中國內政統一與全面和平早日實現，甚望我全體青年同志慎重警戒，一力支持，法意之殷鑒不遠，唯有統一息戰才足以救祖國之危亡。

文化乃一國家一民族立國之本。軍興以還，中國文化問題日益嚴重，我們必須從戰爭的洗劫裏力圖振興，對此，史詠君一向以正確的立場、遠大的見地，屢有發揮。本期所刊「生活與文化」尤有獨到的卓見。

關於新詩，本刊過去曾盡力提倡。本期所刊有關新詩的三篇作品，各有建設的意見，我們深望文學青年積極參加討論。此外田園君的詩，在風格上也開拓了一條新的途徑。

戲劇版又有一篇滿意的收穫，即介紹曹禺先生蛻變的作品，蛻變是我們人已知道的名劇，北方也曾屢次有人介紹，過但是比較起來，這一篇介紹文字可以說是最詳細、最具體的。

青潮版暫停，所有作品分別併入其他各欄。時事記要決定撤消，同時擴大國際版評述範圍。再本期所刊「內分泌和人的個性」一篇，譯者下期尚有討論的稿稿，特此預告。

中國已經醒了，和平地區的青年們不要再沉默下去，更不許盲目等待下去。我們必須爭取新生，創造新生！

生活修養	青年運動的再檢討	文邦賢
以實用的專門技能充實自己	宋景	
戀愛與金錢	棟	
半月國際際		
克里米亞會談	盧炳炎	
化中國經濟爲戰力	今心譯	
羅斯福教育之剖視	賈亮	
詩世話·題		
生活與文化	史詠	
興亞·興國·救民	黃餘生	
今日的文學家	胡塗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武裝起自己	馬不烈
科學新話	路重輝
內分泌和人的個性	張實
科學消息一束	
文藝陣線	
爲解放詩領土而戰	嚴樞
談新詩	孔殷
「談新詩」的一段舊公案	南宮
挺進吧，年青的朋友們！	田園
影與劇	
史劇文天祥	尤中
曹禺的蛻變	葉凌



陸

徐俠作

北京西長安街二號編輯部

青年少年半年刊社印

每月一日 · 十五日出版

青年運動的檢討

文邦賢



王委員長致青年書

日前華北政委會委員長王蔭泰氏就任之時曾發表告中國青年書，對當前中國青年應走的途徑，加以懇切指示。王氏為華北著名之實踐的革新政治家，對於政治及青年問題之關係，素即非常重視。但王氏之一貫作風為穩健打，不言而力。其穩健的態度對於政治是如此，對於一般青年運動亦莫不然。所以，此次的告青年書，亦蘊蓄了極大之熱意與深遠之涵義，可謂語重心長，老謀深算，所見者至為遠大，在當前運動進展的青年運動中，不失為一篇珍貴的參考資料。

我們分析一下王氏原文的要點大致不外以下兩點：

第一、王氏高瞻遠矚，對於我國的戰後和平建設問題，不憚再三致意，並且鼓勵青年為了擔當國家民族前途的一切建設工作，應當埋頭準備，潛心研究。原文說「多數人恒以戰爭未息為憂，然戰爭無不了之局，縱使世界戰爭終了之後，我國究竟不能享受和平的幸福，當屬疑問。試看我國本身狀況的極度複雜和建設事業的高端待舉，將來可怕可慮而切待吾人奮圖改革的事體，頭緒極其紛繁，問題絕非單簡，明察大局的人，所見恐正有相類者。」又謂：「諸君為第二代國民的中堅份子，為國家民族前途一切建設的擔當者，對於民族的發展，和國家復興，憂慮莫如我青年之深，期待莫如我青年之切，試問諸君抱如此遠大的志趣，將以何等手段，與何等本領來完成這重大的使命？就本人所感，青年之熱誠與勇氣，每覺有餘，而認識與決斷，則常慮不足，一般青年中刻勵學業，埋頭苦幹者固有其人，而荒廢懈弛，自甘墮落者，實恐大有人在。」

第二、王氏主張青年應該奮起努力，群力自強，至於自強的方法，王氏說：「語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欲使中國成為近代的國家，自非一手一足與一朝一夕之功，端賴國民步伐相隨，人材繼起，羣力自強，庶期有濟。無論時勢如何艱危，環境如何困難，只要我們青年有人格，有良心，而且有能力，有辦法，各就本位，一致努力，確信任何艱難，都能打破。……所望時時策勵省

察，勿趨萎靡，勿涉浮囂，實事求是，刻苦精進，須知立身存誠，實然是做人的根本，尤須備蓄真實的學識和切實的經驗，日積月累，有進無退，小則待人處事，大則獻身許國，方足以充實而發揮其抱負，務使人人有堅挺卓毅的精神，作有益於社會國家的事業，他日中華民族不難發揚光大於諸君之手。」

我們細讀王氏原文，覺得這兩點意見對於今後青年運動進展的路線具有很大的關聯。為了今後青年運動的正確展開，王氏的意見不容忽視的。

首先，我們應該想：中國青年的出路究竟是什麼？還是和平？其次，則為了準備戰後和平建設，我們是應該埋頭讀書呢，還是應該現實的需要，展開有力的青年運動，以期能以實現康王氏所說的步伐相隨，群力自強的效果呢？

固然，現在中國正在戰爭中，無論中日事變無論和平地區的參戰均在最後最激烈階段的堅苦奮鬥中。實踐戰爭的要求是每一個國民的責任，也是愛國青年絕對不應規避的義務。但是，戰爭無不了之局，一個國家立國大計究竟在於和平建設，戰爭是手段，和平才是目的。在戰爭期間，努力戰爭誠然是最大的要求。然而在未來的和平期間，和平建設就成為最大的要求。現代戰爭固然需要多年準備與多方努力，現代建設又何嘗不是頭緒紛繁需要長時期的努力來打下基礎！我們如果承認戰爭可以救國，和平也可以救國，救國的途徑正多，我們何不選擇一些較易着手較易收效的工作來努力，而不必一定要激於熱誠，憑一時的血氣之勇作不必要的犧牲。傳聞滿洲方面已經實施徵兵制度，去年蘇府也積極動員知識青年份子組成十餘個新銳的師團，滿洲情形特殊，我們可以不論。以中國人力資源之充裕，則何慮無兵？即使為提高兵士水準起見，也可以從訓練，待遇，裝備等方面設法，何必一定要在教育機會稀少人民知識程度低下的我國，大量驅使青年學生從事屠殺的勾當，淪於此種措施就兵殺方面說實不免有矯枉過正之嫌，就教育方面說則不免有摧殘民族命脈的危險，這是實在不能令人同情的。因此，我們覺得，以和平建設為目的來培植青年實在遠較以戰爭屠殺的事業來訓練青年為合理，而我們一般青年既不應憑一時盲目衝動去發揮人類好戰的天性，也不應藉口和平建設而苟安偷閒，萎靡不振，以致貽誤自己，貽誤國家，而必需認清以和平建設開拓國家民族前途的必要，來腳踏實地的努力充實自己，準備未來。這更是十分明顯的。

不過，所謂和平建設既是實際工作，那麼在推行這種工作之先首須認清環境，中國現實環境到底怎樣呢？中國的和平建設不單是技術的問題，也不單是人材的問題，更不單是資金的問題，除去這些問題而外，前途還有許多別的困難。第一，由於戰爭的破壞，中國國家現勢已淪於極其險惡的境地，將來無論戰爭以何種方式結束，此種破壞的影響必定要有相當期間的殘留，決不會因戰爭停止而馬上停止的。第二，中國原為複雜紛歧多難之國，在戰爭期間為了戰爭的需要，一些矛盾或許尚能減輕，但一到戰後則原來為戰爭所抑制而勉強相安無事的諸般矛盾關係就難免又復衝突起來，以致釀成嚴重的問題。王委員長所謂縱使世界戰爭終了之後，我國究竟不能享受和平的幸福尙成疑問，諒即針對此點而言，由此可見我國將來的和平建設並非單純的物質建設問題，而一般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的解決均屬刻不容緩者。同時也更可見，所謂埋頭準備絕非閉戶讀書，不問世事之意，果然如此，則一般青年對於世事認識不足的弊

病將更日益加深，而未來頭緒紛繁的和平建設更需何人之力來完成呢？因此，我們可以斷定，今後的青年運動一方面應該根據王委員長的訓示，從修養個人身心，立身存誠，儲蓄學識和經驗着手，另一方面還應該積極展開青年運動，確定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歷史觀，鞏固青年組織，集結青年力量，貢獻於國家民族的發展。

我們應該分析中國的現勢：現在中國的一切紛亂，綜括起來不外內憂外患二種。所謂外憂就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及世界革命主義的變重夾攻，所謂內憂，一部份是封建殘餘份子，一部份是自由主義的黨派政治，一部份是社會主義附

庸的階級鬥爭勢力，此外還有一些妄圖個人野心獨裁的新專制勢力。這些都是禍國殃民的原因，我們如果不慎即墮階級階級，則禍亂相尋更無底止，和平建設的希望可以說是毫無。我們只有認清過去的錯誤，重新開始創造新的中國，根據統一團結的意識，依照全民政治的路線，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前提之下，齊心志，集力量，由生活，思想，行動，組織的實踐過程中，鍛鍊我們自己，已成為健全的現代國民，同時共同鍛鍊我們國家使成為健全的現代國家。這是我們實踐青年運動的唯一正確的路線，也是我們中國青年必趨的途徑。

目前從學校畢業的青年們大半都感到謀職的困難。「學非所用」，職業與學業之間失去聯繫，這已成為普遍的現象。學校造就出來的「普通人才」顯然不能應付社會的需要，而我們的社會也沒有充分地供給青年人所應有的機會。自然，我們第一希望學校教育本身有所改善，同時更期待我們的社會組織逐漸趨於健全與合理。但是前者自有教育當局來負責，後者問題重大，也非我們所能妄議。拋開客觀環境方面的問題不論，反過來從個人本身方面找尋補救的方策，那麼我們自己的努力也還不至完全白費。我們現在唯一

事務又不見得和學校的普通教育所教給學生們的功課有多大的關聯。這樣，社會不給我們施展本領的機會固然是「罪不在我」，但即使給了我們充分的機會，我們又將拿什麼去施展？所以，最要緊的是每個青年應該自動地求得一種實用的專門技能，這樣在自己本身可以說是有先有了適當的準備去適應社會的需要，在社會向你伸手時，你便不至於什麼都拿不出來了。固然，具有一種專門技能不見得立刻就有應用的機會，但只要是真正有實用價值而又非人人都具有的，技能，不論大小高低，即使目前沒有機會應用，在將來

來，究竟也稱不上有多少實用價值。實用就是對於我們的國家社會真正有些實質的用途，用處的大小輕重倒還在其次。即使是打掃煙筒，修理皮鞋，雖然工作低賤，但卻不能說不實用，所以我們必須掃除一切的傳統標準，專從技能本身上去考察它是否實用。其次，這種技能必須是帶有專門性質的。以現在中國的社會情形而論，幾乎各種工作部門都還沒有足夠的專門人才，因此，要想找一些實用而又非一般人都具有的專門技能是並不困難的。在專門工作人員供不應求的情況下，只要你具有一技之長，早晚會有需要你的地方。所謂「一技之長」就是在某一特殊方面有專門的鑽研和造就的意思，所以是非經過一番刻苦的功夫不能得到的。不過各方面的造就總有難易的分別，各個人也就可以在自己環境所許可的限度以內，擇一種適於自己的技能，然後去盡力學習，因為大家環境不同，我們就不能把標準定得太高，我們只問這種技能是否實用，是否專門，而不計較他的大小高低，各人無妨按照自己的環境與能力等去選擇。

以實用的 專門技能 充實自己

· 宋景



可以做得到的便是：每人努力去獲得一種實用的專門技能。

現在各職業團體中雖已採用了不少的青年職員，但是叫一班青年學生終日去辦些「例行公事」或普通的事務，不但在國家社會是一種力量的浪費，青年本身也易於把固有的志氣漸漸消磨乾淨。這實在是在種種糾正的事實。但糾正的第一步便是我們的青年們必須先把自己充實起來。學校教育造就的是「普通人才」，這不獨中學如此，即是一般大學畢業生也很難說有什麼專長，普通人才便只好去辦些普通事務，離那些

也終是有用的，自己總不失為能夠對國家社會盡一分責任的一個有用的分子。當然，技能愈多，得到應用的機會也就愈多，所謂「一種」乃是一個最低限度的標準。

那麼什麼是「實用的專門技能」呢？普通通通的寫寫算算自然不是「專門」，即是熟於公文程式也不能算真正切合實用。這裡所謂實用的專門技能要具備兩個條件。第一，這種技能必須是有實用價值的。實業者會否實創，要得子，那技術是專門的然而不實用，擬公文稿件雖不是否實創要得子之流，但嚴格說起

具體地舉例來說，最理想的當是理工科方面的技能，因為中國社會的建設最需要的方面便是科學工業。中國社會最需要的工程師是理工科方面的人才。大之例如電機工程，土木工程，化學工業科中的各種專門技能，小之以及修理唱機鐘表，製造墨水等，的小技能，雖然重要性不一，却都有實際的用途，而且也相當專門。有一種小而專門的技能，即使拿它作為副業，至少對個人生活有些補助，況且這種工作也往切實實用，似乎比辦些「例行公事」還較有價值。

戀與金錢

專 錄

理工科之外，農、醫是適合社會需要的學科，在這些方面獲得一種專門技能，只要是「技能」而不是大學課程裏面的什麼「學」，第一先易於找到工作，生活問題較易解決，同時也是在腳踏實地地為國家社會作直接間接的貢獻，雖然貢獻的多少不一定。所以，就實在情形看來，普通初高中的畢業生如能說自己興趣能力選擇較為切實的專門職業學校去學習實用的專門技能，也許比普通按部就班的「升學」還更有益，只要那專門學校不是以空話來敷衍學生的。

不過，理工農醫這些學科中的技能不是可以完全由自學獲得的，而入學校的機會又並非人人有分，那麼在這些學科之外我們還須另去找一些為普通一般人或職業青年都較易獲得的。統計、會計、速記、打字等，便是可以半自學地學習的技能，而這些種工作也頗為實用。舉例說，統計便可應用於社會調查和工業設



當浪漫主義運動還沒有消失其最初的昌盛的時代，人們究竟應該為戀愛而結婚，還是應該為金錢而結婚，是一個當時大家常加討論的普通問題，當時的青年男女大多主張為愛，而他們底父母則常贊成為金錢的一說。

在現今心理學的時代，這問題是不再像百餘年前那樣為人看作如此簡單了。現在我們已經切實地感到，金錢是僅可為真正愛的原因或是原因底一部分，關於這一點，在歷史上有幾個著名的實例。

英國首相狄斯瑞利 (Disraeli) 他後來成為 Lord

計方面，統計是根據實地調查的數字加以綜合整理的方法，由此求得的各種結論便與憑空的推斷不同，由此擬定的各種計劃，也異於紙上談兵的高調。一般人並不都會計，求其應用的熱誠與正確更難於專門的練習。而普通稍有數學常識的學生都不難在這方面下一些功夫，得到一些成績。但是應該注意的是，高深的理論的統計學與普通應用的統計法乃截然不同。我們要想獲得的是技能而不是學術，所以關於理論的統計學儘可不顧。自然，這並不是說學術可以廢止，更不是忽視了學術與技能間的有機的聯繫，不過這所討論的問題是在於獲得實用的專門技能，所以重點就置在方法而不在學術了，這在其他任何學科裏也都是一樣的。

或者有人以為這太渺小了，難道我們不該有些遠大的志向嗎？難道我們不可以希望在學術方面有高深的成就嗎？當然，誰也不能限制青年人的壯志，誰也

Beauchamp, 年輕的時候貧乏而困苦，並且祇有在幻夢裡憧憬他底功名。他和一位年紀比他大得多的有錢的寡婦結婚，全世界都認為是一樁傻事。但是托他妻子底福，他竟能使自己底生活有很大的成就。世界上那些喜歡冷嘲熱諷的人們，自然要說他底愛慾遠不及他愛她底金錢，但是這是一點，他們是錯誤的；在他底全部結婚生活當中，他對她底妻子始終貢獻其衷心的熱愛，我不能假定在初次見她的時候，假使他是貧困的，他是不是也會愛她，不過他對於他底幫助的感恩之念，結果是成長為真誠的愛了。凡是一生欲望唯功名是求的男人，總是喜歡那些對於他底功業能給予以幫助的女人的；而且把這種戀愛看作不是真正的戀愛的，那該是非常淺薄的心理學罷！

還有一個比狄斯瑞利更著名的實例，是穆罕默德。誰都知道，本來他是一個有錢的寡婦經營駱駝的人；他愛着那個寡婦，終於結了婚。在他作駱駝商的事業，最初不能有所收入的時期，支持他的便是他的資金。穆罕默德生來並不是能夠對任何女人貢獻其傾倒的熱愛的人，但是在允許多妻主義的時候，他依然純潔地愛他底妻子——恩人，却是無聲的事實。

上面所舉的兩個實例，都是男的窮困而女的有錢的，但在男子握有支配權的世界裏，倒還是相反的，

不能否認學術的價值。但是這種所談的渺小的技能並不與壯志相衝突，更不會妨礙高深的學術研究，並且渺小的技能還未始不可以作為實現壯志的初步階梯，也未始不可以是學術研究的切實基礎。即使不是，它們還有自己的用途，還能夠在現今的社會狀況下適應國家社會以及個人的特殊需要。許多青年們不屑於去獲得渺小的技能，認為這是「卑之無甚高論」的，我們正有許多國家社會的大問題需要去注意，那種還談波乎談此小道？但是國家社會的大問題是人人應該注意的，就是普通的科學常識（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也是每個知識青年所應具有的，這都不在話下。可是，在目前的特殊情形之下，國家社會個人的實際需要不是我們應該額外加一分力量去應付的嗎？對於那些還願意在窘迫的現狀下盡一點努力來充實自己而不肯走上頹廢萎靡自暴自棄之途的青年朋友們，這一點意見或者還值得考慮一下吧。

即是女的窮困而男的有錢的例子更為普遍，然而即使相反，心理還是大多一樣的。倘若一個家裏富有而男子向一個非常窮困的女子求婚，那麼這個女子尤其對於社交界抱有野心的女子，便會起一種感恩知己之念，而終於和他發生戀愛。

這當不僅僅能購買他底愛物，而且能購買真實的戀愛，這雖然不太高尚，但卻是件不容懷疑的事實。

魯迅先生文讀

有了爬得上的機會，連奴隸也會覺得自己是神仙。雖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個個以為這正是他自己。這自然要安分的去耕田，種地，揀大糞或是坐冷板凳。克勤克儉，背着苦惱的命運和自然奮鬥着，拚命的爬，爬，爬。可是爬的人那麼多，而路只有一條，十分擁擠。老實照着章程規矩爬，大都是爬不上去。聰明人就會推，把別人推開，推倒，踏在腳底下，霸着他們的肩膀和頭頂爬上去。大多數人却還只是爬，認定自己的家並不在此。而只在旁邊——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們大都忍耐着一切，兩手兩腳都着地，一步步地換上去又擠下來，擠下來又換上去，沒有休止的。

中國現在正在歷史大轉捩的過程中。隨着決戰的緊迫，可以說已經處到千鈞一髮的一刻。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們固然是念念不忘，但關心中國便不能不關心中國的文化，因為文化即是民族的生命。未有文化在而其民族亡者，未有民族在而其文化已死者。中國將要有劃時代的新出發，那末她的文化呢？

自從開國以來，不知多少時代俊賢，著書立說，討論中國的文化問題。其實「平易近人」乃是治學的不二法門。一語道破的說來，文化就是生活。文化並不盡是生活的方式，並不盡是生活的習慣，並不盡是生活的累積，其實，文化就是正在生活着的那個生活的本身，那個生活的全體。除此以外別無生活，也別無文化。

因為生活有她自己的發展的法則，如人被迫地適應環境或主動地去改變環境，因此文化也永遠在流動變遷，到那生，到那滅。過去討論文化的意見，似乎總嫌不切實際，搬出文化的大招牌推上若干大套理論與新創名詞，結果是說不完，理還亂，也未必有裨實際吧。說來說去把文化說成超乎現實的象牙之塔。凡是脫離了現實生活的理論，是不能成立的，簡截說，即廢話是也。

討論中國新文化其實只要提出下列問題：政治是嚴厲統制的好呢？還是開明協力的好呢？是少數把持好呢？還是上下一片的好呢？是貪官滿街走的好呢？還是勤勞奉公的好呢？經濟是朱門酒肉臭好呢？還是耕者有其田好呢？是發展工業以自強好呢？是困守農業好呢？社會

生活與文化

史詠



是善於不奢好呢？是軍集軍力好呢？文化是普及教育提倡科學好呢？是疑懼怕鬼自不識了好呢？總之一句話，是那一種生活優良呢？

這樣一說有許多問題是可以不問自喻迎刃而解的，很無需乎分別東西，爭辯左右。即侵略中國的國家而有某種生活是好的，我們也必需學，必需採納。即協助中國國家而有某種生活是不見得好的，我們也毅然決然地捨棄，萬不可盲從。

第二步就不是討論了。應當說完就幹，去實地證驗，究竟某種生活是否真好，是否還有需要修改補充的地方。大家去幹，大家去實驗，則大家的生活都在日新月異，日日新，又日新的過程中是向上的，進步的。這便是生活的實踐，真正的文化運動。否則幾次座談會，兩本小冊子，以中國之大，人民之衆，竟除了沽名釣譽之外，有什麼用處？至於口談文化而私生活狹窄不增者，或自顧風雅而竟互相攻訐，大打其筆架者，乃是實行不相符，根本不配談文化。自己的生活不好即無資格談人家的生活。文化一事關乎全體人民的生活，還是請這些人免開口爲妙！

孔夫子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凡是談文化的人，尤須自顧自戒，必須言行相符。凡是提倡文化的，更要從「行」上下工夫，不尙虛言，方能有新生活，新運動，而產生新文化。

戰爭正是改革生活的絕好的機會，也就是培養新文化的重要關頭。

奧亞·奧國·救民

黃維生

提起奧國來，我便想起許多穿制服的軍人，眼睛向上翻，馬靴底子也向上翻的黃帝子孫——也便是我們的同胞，那一羣少心沒肺的奧亞人物。提起奧亞運動，我便又想起許多日本通之流的人製定的各種不學無術中文也不識日文的口號標語官督之類東西，那些還魂的原料。這一羣奧亞人物，連了他們連身上下奧亞的牌號，替日本人製造了許多罪惡，也給中國人增加了不少的麻煩。這事陳腐，在過去，中國人算過，日本人也會算過，所以既經不究，可以不必再提了。問題是不始因糧食，這事人雖然不好，而亞仍然是不能不與的。

奧亞運動云者，遠在許多年前孫中山先生便率先揭舉過了，不過事變以後才走了紅運而已。「夫與者豈可以不與乎？」曰：「然」，但是先要弄清：中國是個病人，半身不遂，四肢無力。這時另外一個人說：「我們扛吧」。中國人答應了，於是開始扛吧。別人才扛了一半，中國人已經氣喘汗流，待要再扛，實在力與心遠，待要扛，抽冷子一擊手，說不定會把對方撞倒。在這種情形之下，與亞的先決條件是必須與國，因而與，審談與亞，繼而而起，「吾未知其可也」。

其次，「與亞者」所與者乃亞洲也。「何爲亞洲？」曰：「非東方之亞洲國家」，中國和日本在地理上常被入稱爲亞洲之邦。在歷史上和文化上又常被入稱爲兄弟之邦。假定亞洲的集團國家是一個家庭，有兄弟姊妹，也有祖孫姑嫂，那麼這兄弟二人裡面的一個說道：「從明天起，大家立志要強，與亞立業」。說完了，別人都不做理會，說玩的玩，說騙的仍然騙，只圖下脫話的人四馬路。在

那種唱獨角戲，這光景是半分真誠的。即使說話的人誠實，也難能可貴，最後與亞成功了，而坐享其成者竟也不大光榮。

在目前對外作戰的期間，大家對於與亞問題好像都記不清了，其實戰爭不是目的，與亞才是目的。與亞不但是日本人的責任，中國也應有份，而且是有份的。前面說過，奧亞先須與國，那麼對於今日之國勢，其已與乎，其未與乎？其已與矣，其未與矣，其未與矣，將如何之？這些問題，我們的政府是應當加以考慮的。

舉例說吧：譬如我們要求與亞，要求建設，要求革新，但是現在目前千頭萬緒的事實，仍然是軍閥，腐化，退一萬步說：而可以與，則國可以不與乎？再退一萬步說：則可以不與，然則可以任其腐敗，讓腐化，以至於敗亡無日子？要其大端，還是「吾未知其可也」。

與國也，乃至與亞也，發牢騷或者說幾句不痛癢的風涼話是不夠的。爲今之計，惟有以必死的決心，爭取永生的光榮。除期待戰爭勝利外，賦稅立復與基礎，替時艱，深望民困，由經濟蕭條而起而已。現在老百姓沒有糧食，沒有衣服，只是圍吃飯，擺活命，但是政府不濟明，弄弄錢，該管的人不管，結果使老百姓有活不起，活不得之嘆。在這種情形之下，以與國，舉不勝舉。與國必先與國，與國必先救民。換句話說，日本有與亞的責任，中國也同樣有與亞的責任，但是在談一談與的偉業之下，先要使民有飯吃，活得了，然後才能談與國與亞的。



談會亞米里克

炎炳盧

羅斯史三百頭，于本月四日起在克里米亞半島之亞爾塔舉行會議。會議地點，事前極為秘密，至十二日會談終了後，始由華盛頓、倫敦、及莫斯科共同宣佈地點及會期。羅斯史並聯名發表公報。

根據羅斯史聯名發表的公報，可知會議的要點有五：即結果對德作戰問題；處理德國問題；戰後和平問題；歐洲被解放諸國問題；與波蘭及南斯拉夫問題。

關於結束對德作戰問題，公報中會稱：「現已議定自東西南北四面攻入德國心臟部之詳細計劃，其時間辦法均已一致，聯合國之陸空軍將予敵人一新領而有力之打擊。」時至今日，此項決定乃聯合國必然之措置，唯其能否如期以償，則視未來兩個月戰局之演進，即可有明確之決定。

關於處理德國問題，三巨頭所決定者，極為殘酷。為了要「毀滅德國之軍國主義與納粹主義，使其永不再危及世界和平」，竟計劃迫使德國無條件降服。全面解除其武裝，永久廢除其參謀本部，毀滅其一切軍事設施，或統制其一切可用于軍事生產之工業，處治其一切戰爭罪人，以實物賠償大戰中之無辜受害者，以免重蹈上次大戰爭之覆轍。此種殘酷的方案公布後，已與德人極大之衝動，致戈貝爾稱此公報乃德人最好之禮物。

關於戰後和平問題，已決定在四二十五日，全世界各聯合國在舊金山舉行會議，以樹立一維持世界永久和平之機構與規章。英美一面以此來吸取尚待極未定之各中立國，一面為向軸心作最後之一大政治攻勢。唯分子複雜，意見紛歧，利害衝突，主義對立之聯合國群，能否順利的愉快的完成此舊金山會議，却頗成疑問。

關於歐洲各被解放的國家，三巨頭已簽定根據民主主義原則調整處理各國政治經濟之宣言，制定歐洲諸國通用之經濟計劃大綱。羅斯福曾表示，各解放國家之政治決定，雖由英美蘇共同決定，但當其國民確能自由表現其真正意志之時，三國之責任即告終了。

關於波蘭問題，決定華沙政府應加入其他政黨代表，蘇波境界以刻宗線為準，而將羅馬及加利西安油田劃歸蘇聯。此舉不但違反大西洋憲章，並且與美國參戰之旨，大相背離。關於南斯拉夫問題，則決定依據提托與蘇巴西克協定，在此兩項全表明了英美之屈服于蘇聯。此次會議之目的，視會談之內容即可瞭然。而其主要的目的，厥唯迅速打倒德國與維持戰後和平而已。

化中國經濟為戰力

今心譯

目前的中國問題，比以往更為重要，更需加以考慮，一九四四年春天所發動的河南作戰，使帝國的在華派遣軍建立並強化了中國走廊，這次作戰，以新的方法表現出中日事變的性標，主要的是為了討伐在中國的美國。

日趨緊張的以菲律賓為中心的南方戰局，限制了我們本土與南方資源地帶的連絡。菲律賓戰事使我們必須毫不遲緩的把在中國的力量。更明顯一點說，就是我們必須使我們的在華派遣軍的一切供給，在現地成為自給自足的狀況，並且使我們所希望從中國所得來的各種物資，成為確定的與有效的流通。

自然，向這兩個目標努力，一向就是中日兩國所最致力的事情，但是目前的緊急的情勢與在中國的日見增多的各種困難，使我們比以往更須要去考慮這些日趨嚴重的問題，所謂對華新經濟政策很明顯的就是為了這件事。

對華新經濟政策要求陸軍，海軍，大東亞省等現地最高統制機關之團結，借以更有有效的供給各種物資，確保運輸，節制通商之自由，並要求其他可以認為是獲得上述兩目標的先決條件的條件。

這個問題，在於對華新經濟政策，如何能迅速的，有效的實施。實行這個政策的困難，在於中國所處的地位者，較在於這些事件的本身者尤多。中國的經濟現狀，是如此的複雜與荒廢。例如以派遣軍所佔領的區域——即普通所謂之和平區——的情形來說，和平區

的經濟，與重慶治下的抗戰區的經濟互相影響，竟與重慶政權治下的地方，並肩達到惡性通貨膨脹的地步。

自然，敵方的經濟謀略是這種情形的原因之一，但是最大的原因還是在于下面的矛盾的事實，即：雖然中國的國民經濟早已根本的被破壞，但是中國國民經濟之依然存在，是不容否認的事情。

當我們的對華經濟政策是以點（城市）線（鐵路）為中心時，我們的經濟政策自然就傳統的倚靠通貨經濟與消費經濟。當我們的軍事行動只限于中日事變時，這種傾向完全是合乎邏輯的。這件事是使我們能夠以驅逐重慶的法幣來達到通貨戰的勝利的各種事件中的一件。

然而，到後來情勢有了根本的改變。敵方的經濟戰略，以廣大的面（內地的農田與資源地帶）為基礎，努力粉碎我們佔領區內以點線為基本的經濟。美國與重慶都向這方面極力努力，對此唯一有效的挽救方法，在於廢除一向以消費為對象並努力維持通貨價值的傳統的政策，而直接以現地物產來確保派遣軍的自給自足，並以之作為向日本運輸的物資。

換句話說，就是把現行的以消費與通貨為基礎的經濟，變為以生產為基礎的經濟。例如，雖然中國經濟異常惡化，而實際上，一般民衆之維持生活，並沒有受到通貨價值顯著的變動的妨害，這乃是因為他們的生活是以物品經濟為基礎的。這件事實，可用來做發展新經濟政策的一個有力的提示。

不用說，以物品經濟為基礎的現地的自給自足及獲得從中國向日本運輸的物

羅斯福之書評

責，是要倚靠用做禮物的回運物資之活用的，這件事使希望從日本輸出回運物資的觀念作廢了。

從我們國家現在所遭遇的現狀看起，向中國流入大量金子或物品，美國現在對重慶那樣——不僅是困難並且不是有效的方法。這個意思就是說，回運物資也必須依靠現地的物資，至於這個計劃之可能性，我們倒不必爲它悲觀，因爲利用煤，棉花，布，鹽，糖，蠟燭，火柴等這些在中國佔領區內所產的物資做爲回運物資的一部分，絕非困難之事。需要的數量不可大子它所能得到的。

在這裏，我們再談談這主要條件的問題，因爲要求統一我們現地的指導機關的原因便在此。因爲只有在自給自足，運輸物資，回運物資，三者和諧的工作與彼此互助的時候，才能够獲得爲這三者用的物資。

在這方面，我們必須時時牢記，在目前佔領區的情勢之下，如果維持不了治安，就一粒米或是一把棉花都得不到，因此，獲得並擴充各種必需的工廠，乃是各直接有關方面的急需之事，所以，擴充地城以求現地之自給自足，變成了改變中國經濟以爲繼續戰爭之用的先決條件。

假如某人抱着與對華新經濟政策相反的意見，那一定要被稱爲膚淺。中國現在以我們盟邦的地位加入戰爭了，她的一草一木也必須變成戰力以求勝利。得不到勝利，新經濟政策的道義的意義與中國之獨立自主，都是毫無用處的。

(每日新聞二月十二日社論)



此文爲 Theodore W. White 于一月十二日在上海之廣播詞，二、原題爲 "Inside America"。氏爲研究美國政治之專家，常有二、三、論文發表于 "二十世紀"。

羅斯福總統最近對美國第七十九次國會開會時所發表的教書，在國內引起了各種反應，到現在，要論的報紙仍然從事于關於這個教書的各種政治問題的爭論。

與去年美國第七十八次國會開會時他所發表的教書相反，羅斯福今年這個教書，幾乎完全是矛盾的，並且在許多方面，它都含有防衛性。這次，羅斯福並沒有預言在一九四五年可以獲得最後勝利。這種預言根據他上次教書裏的預言的中看起來，是毫無價值的，因爲他在上次的教書裏，曾預言戰爭于一九四四年內，定可結束。

羅斯福只稱：「在年終時，敵人受了大挫折。」爲了使艾森豪威爾，羅斯福不願承認真正的挫敗，竟說：「我對他十二分的信任。」然而，羅斯福最近任命艾森豪威爾元帥率領西線北部地帶所有反軸心軍的最高指揮權，從這件事看起來，那個聲明原來是虛偽的。艾森豪威爾在西線全部的指揮權之被奪去，與羅斯福之「完全信任艾森豪威爾」之聲明對照起來，顯然是前後言行不一致了。

責備美國民衆

在去年九月時，羅斯福曾謂德國已被擊敗，歐戰于一九四四年即可結束，現在看起來，這個預言完全錯了，但是羅斯福違反過來責備美國民衆以彌補他自己的錯誤的預言，他說：「我們千萬不要誤認德軍已於被打敗了。」

羅斯福說：「在美國國內，流行着許多反對歐戰，反對英國，反對在戰場上的美國司令官的各種謠言。」這樣看來，他是承認美國民衆在感情上與蘇聯，英國，甚至於美國的軍事首領們對立了。他這番話的承認了戰爭還要延長一個可觀的長時期，因爲他說：「我們需要再弄高某些武器的生產量的水準。」

雖然他強調要繼續戰爭，可是他又以美國的傷兵爲借口，要求增加些護士，以圖表示他的慈悲心腸。他說：「我們需要再添二〇〇〇〇個受過訓練的護士來爲我們的陸軍軍服務，因爲自動參加的護士的人數，並沒有達到我們需要的人數，我要求國會修正「選舉服務法案」以便使註冊過的護士們，到軍隊裏去服務。」然而，從這裏，也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如果美國婦女不去自動的充任護士，也就表示出她們對於戰爭並不怎麼感覺興趣，甚至根本毫無興趣。

關於美國工人對於戰爭之缺乏興趣，以及他們明顯的拒絕從事戰事生產，羅斯福特別說：「去年，我曾介紹國會採用「國民服務法案」以便使戰時生產能滿足我們的戰時需要。但是，國會沒有採用這個辦法。所以我現在再要求國會實行這個措施。陸軍部長與海軍部長給我寫了一封信，內稱：「我們仔細的考慮之後，認爲目前的戰爭，需要動員我們全體的人力。」關於外交政策與反軸心國家軍方面，他說：「反軸心陣營不是政府的聯合，乃是人民的聯合他們的希望乃是和平。」這句話與反軸心陣營的觀念明顯的相反。羅斯福所以如此者，是爲了掩飾各國政府間的矛盾觀念，如美國及其財閥政治與蘇聯及其共產政治之極端相反。所以他把政府間的矛盾洗刷得很乾淨，却把種種矛盾，推在各國人民身上。

他還要粉飾以前美國強硬政策以經濟制裁及各種戰爭措施發動戰爭的罪過，于是到現在他又來非難強硬政策了。他說：「在將來的世界裡，誤用在「強硬政策」這個名詞裡的極端一字，在國際關係間，一定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然而，這些空話，並不足以免除美國過去的罪惡與發動戰爭的責任。

責備議會

爲了粉飾干涉後國際事件之計劃，羅斯福說：「上次大戰終了後，我們放棄了維持和平的希望，因爲在一個不完善的世界裡，我們沒有勇氣去完成我們的任務。」換句話說，羅斯福是在責備議會在上次大戰後拒絕參加國際聯盟。因此，他認爲國際聯盟能夠解決這個所謂「不完善的世界」的各種難題。這是事實或是臆測，頗成疑問。但是無論如何，那時的民主的議會，是明文的否定了這個問題，拒絕贊成美國加入國際聯盟。

羅斯福承認大西洋憲章是不合實際的，因爲他說：「大西洋憲章並沒有包含適用的條例。」關於波蘭與希臘事件所反映的反軸心陣營之危機，羅斯福說：「我們千萬不要誇，我們自己與我們盟邦間的差別，特別是對於那些已於解放了的國家，我承認波蘭與希臘情勢之嚴重。我們對這些國家負責任，但是對反軸心陣營也負責任，我們很難想像人民真正想要的自主政府是那一種政體。」

政體問題

然而，在這次大戰前，美國並不需要推測波蘭，希臘，芬蘭，及法國的人民所想要的或所有的政府是那一種政體。那時，美國不憚稱她們爲民主，並且聲稱，在道義上，美國也有防衛這些民主國家免受獨裁者之侵略的義務。然而，到現在，羅斯福又聲稱，他不知道這些國家應該有那種政府了。當美國爲這些國家與德國起爭端時，這些國家就全被加上民主的頭銜。當美國想設法避免這些國家而引起的美蘇爭端時，這些國家政府的性質就發生疑問了。並且他們的民主形勢，也輕易的就被人懷疑了。羅斯福爲了與英蘇合作便放棄了這些國家的民主政治了。他說：「如果這次大戰因反軸心陣營之統一被破壞而結束，則這些小的爭端也毫無用處。」因此，羅斯福爲了博得英美兩國之歡心而犧牲了這些小的爭端。這是美國自己承認的計劃，雖然當初有過虛偽的大西洋憲章。

因此，羅斯福給國會的教書，只不過是向世界表示：「虛偽」仍是一九四五年美國政府的主張原則。

內分泌和人類個性

路 查譯



人人皆知
道「個性」
是什麼，可
是到現在它
還沒有一個
滿意的定義。「個性」包括一個人所
有的特點，那末，現在要討論的問題
就是：「腺」對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個
性的組成有什麼關係。

人人都有「腺」。腺在實際上是活的化學實驗室。人所熟知的就是，保持口腔潤滑的唾液腺，有時使鹹液從我們的兩頰流滴下的淚腺或是夏天保持我們身體涼爽的皮肤腺。這些腺從流通的血液中攝取不同的物質，把它們揉合起來，變成各種分泌物。這些分泌物經過淋巴管注入它們不同的活動範圍里去。可是，我們現在所要講的腺却和上述的腺不同，它們的分泌物並不是從淋巴管注射出去，而是直接地運到血液里去，它們分佈在一個人全身而產生出許多重要的效果來。這些有調整作用的物質就叫做內分泌 (Hormones) 或賀爾蒙。

賀爾蒙的力量非常大，在我們的身體里面，無論什麼時候都流通着從甲狀腺分泌出來的僅佔五分之一重的賀爾蒙。一年之中，我們充其量也只不過用去三哩半的這種物質。這不過是半片阿斯匹靈的大小！可是我們所以不變成魯鈍無能，全靠仗着這微量的物質——甲狀腺賀爾蒙的力量。沒有甲狀腺的分泌，一個人只不過成爲一個行屍走肉而已。

此外，還有幾種賀爾蒙，也是同樣地有力量，甚至於更有力量。我們的存在，或者使我們的存在有意義，完全倚仗着這些賀爾蒙。這些賀爾蒙對於人類的個性，是有極大的影響的。

有人以爲個性的決定完全由於賀爾蒙。這是不對的，個性是由許多原因決定的。個性的最主要的特徵是智力和感情。智力可以決定人的賢愚。智力的大小繫於從祖先遺傳下來的腦子，可是腦子的發展大部分是由賀爾蒙決定的。比智力更重要的是感情。我們喜歡一個豪爽活潑的人，而討厭一個誇大其詞的人。感情和本能很有關係。我們可以說感情是代表本能的。而本能的決定，大體上也是由於賀爾蒙。

現在對於幾種腺分別地加以說明。在頭部的中央，從腦下垂的一個腺，叫作腦下垂腺。這腺如果發育不良，則人成爲侏儒；因爲他身體的短小，使他自慚形穉，這對於他的個性實在有很大的影響。這腺如果在幼年發育

過度，則人將成爲巨勿。在美國西部某州，有一個十七歲的童子，因爲腦下垂腺發育過度，身體超過了八呎，他可以用一隻手把他的父親夾起來，在各處行走。如果腦下垂腺過度的發展開始於兒童成長以後，則情形又復不同了。那時候，身體均稱的發展已不可能，那末過度的成長定要在生身體的某一部分，他就要變成一種一般的怪物了，這叫作「肢體肥大症」。當然身體的畸形也很可以影響於他的個性。在過度發育的初期他每覺精神充沛。如果畸形不太厲害，有時反可被他利用，譬如某著名的棒球家就靠着這種病。用他特大的手和有力的肌肉，他能够把球投得特別準確。他是非常活潑機警的。可是不久以後，巨大的腦下垂體開始萎縮了，這是巨人和肢體肥大症常有的現象，不過這種球家的症狀特別顯著罷了。幾年以後，他失敗了。他失去了肌肉的支配力而變成一個膽怯猶豫的人。過了幾年，他降爲二三等的選手，終於無聲無息地在賭場里面作一個閒者，而了其殘生。始而藉着腦下垂腺的分泌而聲名喧赫，終於爲了賀爾蒙的剝奪而一敗塗地。

從腦下垂體分泌出來另外一種賀爾蒙，可以決定性的發展。假如這種賀爾蒙分泌不足，那末一個人在性的方面，或感情的一方面終於都要和小孩子一樣。瘋狂的宗教改革家大概是這種型式的人。爲了自己身體沒有發育的可能，他企圖改造世界，因而獲得權力，以補救自己的缺陷。

腦下垂體另外有一種調整乳汁構成的分泌，這是最近才發現的。在妊娠的末期和嬰兒出生以後，這種賀爾蒙

科學消息

一 查

洛杉磯發明家佛蘭克·佩爾最近發明了一種代替汽油的燃料的汽車。它所用的燃料是壓縮空氣和藍色液體燃料。此種燃料之成分，每加侖僅需四角，而其效能則與汽油相等。能行六〇哩。利用此種廉價燃料的汽車，已於四五月間製成二輛試用。結果成績十分良好。今已製成數千輛了。每輛的製造成本只用四百元。將來如果大量生產則可減至二百五十元。實可說太便宜了。

貳

據紐約時報報導，在福特·羅克斯已有精甲化學專門研究所成立。專門研究改善戰車之戰鬥能力及通信能力之增大。此外更研究製造防火戰車和預防火傷的戰車。已研究成功的有精林戰車。現已發售。

參

據德意志各報報導，德國各處都感到藥品缺乏。德國某大學的外科教授福爾德，在萊比錫有鑒於此，乃發明外科手術用消毒手套的代用品。原料是由酒精酒精液液製成的「康來藥」。具有一固定厚度，洗手擦乾，噴抹此種酒精液，更在上面洒上已消毒的藥粉，充分揉擦之後，手套即告完成。其優點是完全不透空氣，並且在進行一切手術時感觸都極良好。

肆

日本京大化學研究所專研研究發動機油修正劑。前曾研究不使用硬質之耐熱玻璃製法，最近已告成功。但此種新製法，所需材料極多，供目前之情形，殊難使其企業化。如欲大量生產，須加入百分之四的硬質。在此處必須十分節約之時，此項發明可稱十分需要。聞其品質亦較一般佳良。

伍

日本京都市藥師小野木二一，最近研究成功以木質纖維品製成防塵布。製法是以木質纖維品或絲製品，以及絲與木質纖維之合製品，放入洗滌機內，加入肥皂液，同時約

幫助維持嬰兒的養料，這種質爾萌原名叫做 Proactin，不但是維持乳汁分泌的要素，並且還是維持母性本能的精力，這和動物，在獸類，經過實驗已經證明無疑，對於人類將來也一定要證實的。在這種質爾萌的影響之下，我們可以使未交配的母鼠撫育着大群的小鼠，又可以使公雞呼喚，我們並不是說人類母性之愛完全受質爾萌的支配，不過將來總可以證明這種質爾萌對於母性之愛是有着很大的關係的。

頸項的下部有一種甲狀腺。甲狀腺的分泌完全缺乏的時候，人的活動力將要減少一半。他將變成無精打采，精力減退，而記憶力也消失了。除去有殘暴的傾向以外，他的感情毫無生氣。然而這樣顯著的甲狀腺缺乏症很少見，可是輕微的甲狀腺缺乏症是十分普遍的，而且常被熱心的醫生所忽略。甲狀腺缺乏症的患者有時候體重過大，易感疲倦，時常因為很小的刺激而興奮起來。短時間內他們雖然可以把精神振振起來，可是不久就又陷於精神不足的狀態。關於這種患者，詳細統計不可得，可是終身患着精神衰弱的不幸者，大部分都是這種病症的患者，這種症候，除去甲狀腺缺乏以外，還有許多原因，可是如果是由於甲狀腺的缺乏而起，那麼症候是很容易矯正的。有時候十分之一厘的甲狀腺質足可增加一個人的舒適。

比甲狀腺缺乏更壞的是相反的症候。遺尿的過度活躍能致人於死命，它使人活動的速度加倍，雖然攝取大量的食物，仍不足以供應體內過度的消耗，以致漸次消耗而斃。

胸腔上部的胸腺早已有人在研究着，可是直到最近才把它的重性發現出來。早已有人相信它和發育有關係，如缺少了它的人的個性就要變成軟弱無能。最近有人報告說：用胸腺製成的浸膏劑，可以使動物早熟，剛生下來的小鼠可以使它發育得如同一個月的小鼠，這好像一個兩三歲的孩子就預備入大學一樣。這種浸膏劑雖然未曾對人類試驗過，將來對於治療發育不良的小孩或者是一個良好的對症藥。

位於腎臟上邊的副腎腺，也和人的個性有關係，用這腺製成的浸膏劑叫做副腎素。這種分泌在平靜的時候或者沒有什麼作用，但在精神緊張的時候，它就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使我們能聚集全體的力量去應付緊急事態。沒有副腎腺的幫助，遇到緊急的事務的時候，不免就要感覺能力不足，而我們的個性也更覺無力。在生存原始時，應付緊急事態需要活動力，所以副腎腺的分泌對於活動力常有很大的幫助。可是到了現在，緊急事態常常不需要直接的活動力，而需要自制的工夫和冷靜的思想，在這種情形之下，副腎腺仍然注射出刺激的分秘，於是便增加了額定的困難。

副腎腺裡面還有一種質爾萌，叫做可爾丁 Cortin，這種物質最近才發現，它的性質還不大明瞭。它好像能影響全身的生活細胞。可爾丁缺乏的時候，人就發生一種「愛迪孫氏病」這種病使人感到很大的痛苦，症狀是身體衰弱，煩燥不安，貧血，消化不良等等。如果給以可爾丁則舒適，精力和熱情都可恢復。這是它對於病症的功効。至於對於日常生活以至於對

於個性的影響還不明瞭。有些人患着副腎腺過大的症候，那麼無論這個人是男性還是女性，都顯著地加強了陽性的氣質。這可以使人想到副腎腺對於人的個性有加強勇氣的作用，不過在副腎腺浸膏劑中，還沒有發現這種性質。

關於性腺 現在稍加說明。在遠古的時候，割去家畜的性腺，使它的性情馴良或使它的身體肥滿早已被實行着了。無論是在獸類或在人類，在成熟前割去性腺，結果是一樣的，其現象是性的發育不足，而缺乏進取力。我們如果以獸類試驗，則它喪失它的求偶的本能；如在人類則達到成熟期，對於異性亦不感興趣。如於年齡較長以後，再施行手術，則效果便有些不同，脾氣變成喜怒無常，在女子則變成多愁善感。無論在男女都有變成癡肥的傾向。

以上所述，都是一些顯著的事實。質爾萌與個性的關係是內分泌學里面最有興趣，或者也是最重要的論題之一。不幸關於心理學的一方面時常被入忽略，結果論題里面最重要的一頁，還要等待繼續的研究。不過我們可以確信：人類的個性主要是為質爾萌所決定的。有幾種質爾萌，如果缺少了其中的一種，便把個性完全破壞。一個人沒有質爾萌，無論在身體上、精神上、或心理上都要反常的。確信了這個事實，我們却不要忘記：人類的個性是一個極複雜的問題，除去腺外，尚有其它種種，也是組成個性的要素。



作墨商 朝今苦勞

十小時，因木質纖維收縮關係，該織品厚度的增倍二四倍，幅及長度均減為一半，經過洗滌後將其乾燥，再以毛刷刷淨，即成質而不屬於毛織品之防帆布，既柔軟且溫暖，製造此布之優點，在於全部廢物，均可用常溫，並且不需藥品。

日本文化官廳 鑒於被稱日本國文化之重要，決定在泰國首都曼谷設立自然科學研究所，此事已由日本大東亞省發展。其首任所長為藤原會醫科大學校長兼醫學博士男爵高木實。已於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就職。

美國戰時情報局發表 防止因施行肝臟腎臟或胸部手術而發生黃質性出血的新止血劑，現已研究成功。此劑為血漿成分，名為「纖維泡」，對於脾臟系外科方面，如脾臟腫大及他處出血之治療，亦有效。此外以新法製造之代用品，用天然人精製之「纖維素」(亦係由血漿製成)之大量製造，據稱亦可。

今日的文學家



以來的，事變
知識文
化方面
華北華

中地方一般的都陷於停頓。智識青年失去了努力學術的方向與熱誠。這是大可悲哀，大可痛心的事。

只有文藝一部門，近兩三年，好像還相當熱鬧。但不過是好幾吧！文藝的刊物，文藝的作品，各地還有不少。而且，因此不管作品的本質或水準如何，「文學家」的確實產生了很多。而且，雖然這些「文學家」大部分是由某些人包辦了的；但他們卻極像有介事般的神氣。而且，即使他們的作品有著怎樣的神性，一般智識青年都避而後之。除了那些色情的戀愛小說，在各地都有很大的銷場以外，華中一帶的文藝界，又被「新黨黨派」的說部和名士的開通，風雅的清談小品所瀰漫。這表現著變資的或國難財的大小資產階級及其幫派類，在濃烈的物質享樂之餘，要求精神上換一換胃口的需要。別方面，再如華北的文藝界，雖然有一部分，表面看去相當莊嚴；而且好像真有幾個了不得的天才似的。實際有怎樣的價值却是疑問。他們有的談論着「人生」，「人性」，而維護「文藝的神聖」；有的吶喊着「報國」，「奉仕」而表示效忠「時代的使命」；但是真正的人生，真正的時代使命，對於他們反是要咒詛的。因為他們不是要作脫離社會與時代的象牙之塔裏的超人，就是為了自己的地位去為主子效忠服務營營的奴才！非常「非常」的時代產生了許多非常「非常」的「文學家」，而這些咒詛的「文學家」也正表

現了這可咒詛的時代。——這是歷史的真理，這是無情的「現實」！

可惜的是一般智識青年群衆，幾年來早失了理性的指導，他們的低頭的頭顱，空虛的心靈，很容易爲這些「文學家」所強奸。因爲這些「文學家」們，最善的利用了青年的劣根性或弱點，或是引誘他們易於病態的情緒，或是用表面的假的莊嚴旗號叫他們迷盲以被利用。

其實，歸根結蒂這些「文學家」們，當他們講浪漫，講趣味，或是講開通，講性靈時，他們是用「個人主義的情調」安穩青年的心。而當他們講「國策」講任務，說許多令人不能也不敢不聽從的大題目，大宗旨時，他們又是用「報效精神」來鎮壓青年的心。——這兩種辦法略有不同之點，只是前者是要你作個使我遊動的混世兒，後者却是叫你服服貼貼的當柔順的奴才。

實際上，今日的「文學家」們又大半是同時並具着如上述的兩種特性，而且調協的運用着如上述兩種癡醉青年的辦法。

請看我們常常聽到的「文學家會」——當開會時，除了吃大菜，也許是滿漢酒席，或者喝甜酒，即使是辣白乾，也總是美妙的，可以使人「飄飄然」的，如此作一些妙趣會心的座談之外，同時，爲了完成使命，表示「決心」，表現「集結總力」，也總要叫喚幾聲「決」！「報」！並且，即使美中不足的有時不免吵架，而「文學」總算建立在通電或宣言上了，「文學家」也總算站在勇士一起成爲了不起的了。並且最後像文學家在各自的談話完了時，來個「以上」就自負的微笑着坐下似的；「文學家會」到閉會，也是浮一大白的，皆大歡喜的完了就「完了」。

我們在今日現實裏見到的「文學家」正是這樣的「文學家」。這樣的「文學家」真是：「嘻嘻」！「嘻嘻」！我也打住吧。我帶着微笑的也來個「以上」！

武裝起自己

馬不烈

時代變了，霹靂一聲響，人們陷在一個黑暗的深淵裡。我們不否認這是每個過渡時期所應有的混亂現象，然而人究竟是一個人，人有異於其他動物特別發達的腦子，人有兩隻萬能的手，這手能够建設也能够破壞，千百年來人類與人類開爭流血的歷史是人類的手造成的，用鞭子抽打着奴隸像抽打着他們自己的羊群，也是人類的手造成的，再往近點說，試問這次空前的人類大屠殺，還不是由於幾個人的野心造成的嗎？

魯迅翁生前早就就拋棄了學醫而持起了筆桿，這是他看清並認識了文學部門對於時代的重要的原故。天不幸使我們生爲一個人，更不幸是一個「文」人，這正是造物者有心要把時代的負擔放在我們肩頭，如今，我們這一輩後生後進，如果還認不清開爭的前路，這不是我們最大的恥辱和悲哀嗎？

時代變了，文人應該立刻把這負擔，建設的或是破壞的，扣在自己的肩上，像扣起每個人頭上的帽子。不必呻吟，不必吵嚷，也不必暴燥的怒吼，如果還有頭腦和兩隻手，這樣對於建設條件已經齊備，用筆有效的地方去使用筆，用匕首得力的地方趕緊抓起了匕首，並看清了對手最容易致命的所在。不必猶豫

不必退縮，猶豫和退縮常常是陷人類於奴隸地位的主因。心與心的連繫，力與力的結合，是毅性的紐帶，雖利刃而割不斷。我們看清前方正有無數的弟兄用屍身填平了溝壑，用鮮血塗滿了大地，我們也看清後方的餓殍滿地和哀鴻遍野，已經到了做祖父年紀的老人還在瀕了廢爲生活而奔波，出賣老年人殘餘的精力而得不着溫飽。

時代已經壓彎了人們的腰，現在我們需要站起來了。雖然有的人正在一個無憂的小天地裡享受着醇酒與女人的快樂，他們正試着伸出他們的小紅舌頭在刀刃上舔血吃以肥己，他們有數不清數目字的銀行存款，他們有高樓和女人，他們有香檳酒，同時酒杯正在他們的手中碰得朗朗的響，然而再等一聲霹靂響，試問這些東西還能存在嗎？

「烈士暮年，壯心未已」；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在這混亂的時代裡，我們不是頑石，不是木塊，也不是等待被宰割的魚肉；我們是黑夜的星，是火，是太陽的光！大廈將傾，每個人都有伸出手來扶的義務，我們是青年人，有熱血有力量；我們應及時把握這時代，把握住今朝，戒備起自己，武裝起自己。一個拳擊手因了一時的失神而被對方擊倒了，這不是恥辱，也算不得失敗，只要你還能够爬起，再繼續的闖下去，這就夠了。歷史的破壞和建設，在別人是千百年，但在我們却是一點鐘。人都說「哀莫大於心死」，然而我還沒有見到一個真正完全「心」死了的人！

爲解放「詩領土」而戰

敬告瘋狂了的「領土」路易士先生

嚴 極

挺進吧，年青的朋友們！



田園

一天

我從一個地方回來

看見許多年青的朋友們

談起話

他們便搖頭嘆息

我們等待吧

总有一天會來的

一天

我從一個地方回來

再看見我許多年青的朋友們

他們仍舊搖頭嘆息

依然如故

朋友，我親愛的年青人

還等待嗎

二十歲的年華將衰老

年青的朋友們

一生能有幾個二十歲的年華

更能等待多少時候

朋友

時光並不等待你，等待我們

朋友，我親愛的年青人

我們有年青的年紀

熱情給我們以力量

理智分清敵和友

燃起青春的火炬，便會照亮

我們高大的身軀和向前的路

年青的朋友們
我們是不必等待的

我們不要別人的光

來照亮我們

它會在另一面投下暗影

即使光亮，也冰冷而無力

當它離開我們

便又回復到漆黑的一切

爲什麼給了我們生命

爲了征服它

——蘇曼羅爾

讓我們自己支配自己罷

你知道的，我年青的朋友

當被別人征服了的時候，會是

最恥辱

最悲慘的事

朋友，我親愛的年青人

我們強大的站起來

並不扶藉什麼東西

堅定的走向自己的路

不需要任何讚頌

更不爲任何人的非難而怯怯

「爲你生，就決心爲你死」

挺進吧

我親愛的年青的朋友們

也會掃下一串水珠，

多嘴的說着

給人解寂寞。

變在水面上

聽起來笑謔，

過「消遙編」，

身子在船上消遙。

忽然漫天黑

白點子雨打得嘈雜亂叫，

階梯就我們的天空，

它把雨水直灑到船中，

船在抖動，

風在狂瀾，

陡起反跌浴，

浪頭像山，

恐怖拉來這荒涼的夜

緊緊抱住這條木船。

淮上吟與走上火線，都是報告體裁的

長詩，所以這裡不大講究技巧，正如一

幅雄偉偉大的河山，你也照樣從裡邊看

不有任何的秘密一樣。不加修飾，不加

雕琢，自有它天馬行空一洩萬里自然的美。

——威克家的詩所以成功，便也正

在這一點。

此外還有艾青的詩，在組織上比威克

家的細膩，但細膩並不過火，詩材

多取自鄉村，差不多每篇都可從裡面嗅

到芬芳的鄉土氣息。如飲一杯醇厚的美

酒，但不讓人迷醉，詩情也是和威氏一

樣的雄渾有力，如果把威氏的詩比作一

塊冰潔的玉石，那末艾青的詩該是經了

奇匠雕琢後的器皿——在威氏以後，比

較起來，艾青是一個最前進的詩人了。

回頭再來看看我們華北的文化圈，因

了種種社會險象日甚一日，目前華北文

壇正在逐漸冷落不堪，新詩本來就是文

學中「冷門」，如今就愈發凋零下去

了。過去雖然也曾有各刊物上努力的出

過一些什末新詩特刊之類的東西，但是

大體上成績並不太好，所得到的反應與

共鳴也嫌不多，恰如有人在曠野裡放了

一響爆竹，一聲響過，便顯得煙消火滅，

又完全回到未放之前的沉寂與荒涼。

——最可悲的，目前和平地區的詩人，

都正在走「自以爲是」的路子，憂鬱

的，哀悽的，纏綿的，歌詠女人的，歌

詠月亮花朵的，各式各樣的新詩不一而

足，一齊都出現過熾烈戰亂後方的基地

上。而道後方基地上的人民呢？却早已

爲生活壓彎了腰，戰時下的生活正如一

副酷烈的鎖鎖，這鎖鎖幾乎是鎖緊了每

一個人的頸子，少數的發「國難財」者

與奸商們自然除外。但這群入爲了自已

的清白，他們得低頭咬住了牙忍下來。

不叫一聲「苦」，也不喊一聲「屈」。

而現在我們那些可敬又可愛的詩人們却

悠悠然的吟些花呀月呀的小調給他們

聽，這，如果新詩本身就有靈魂存在，對

這些「隔江猶唱後庭花」的人們，大概

也一定要詛咒他們幾聲「可卑的奴才」

了吧！

在目前的詩壇上，除了讓我們見到一

些無關痛癢的新詩以外，還有一些詩

人，專門在那裡作着連他自己也看不明

白的詩句。自從幻滅的散文家何其芳，

（事變後作風即改變）在文壇上撒了一

把畸形的種子以後，就有多少學寫散文

的人都在模倣着他的筆調走，他自己不

快活不直接這樣說，却偏來一個「我

乃抱憾了」，這叫做「詩意」！天，真

要人的命！現在有的一些詩人也就正在

走着這條路，他們有足夠吃的食糧，足

够花的金錢，也許並不缺少女人，用高

貴的食物填滿了詩人們尊貴的胃袋後，

就該苦心焦慮的來思索那些符咒一樣難

解的詩句了，濟公活佛的八字真言，所

以「神奇」，就因爲人們看不「懂」。

或者詩人們的驚人的技能便也好像就在

這裡。它的「詩魂」也就正在你所不能

了解的地方，這些活寶員們，說來真能

使我們作三日囉！

本年一月十三日的新民三日刊文藝戰線上，我們見到一首這樣的詩，題名叫「够了、詩人！」署名是穆濟華，且把原詩抄在下面——

够了，詩人！你符符一羣羣的詩句，神祕的思維，神奇的感覺，還有荒唐的情緒，

你們在喧嘩裏吟着花，吟着樹，吟着遠方的月和星，

這可是個個崇拜，或者希伯來人的言語？

你慣於感情遊戲的夜裏，文字是魔法——

虛幻地構成，又精細地排列到幕上，

「談新詩」的

一段舊公案

南宮 斐



魯迅先生有一篇「新秋雜論」的文章，

前半篇說自從「流落江湖，靈感掃地」以後，「連小病也不生了」，因此羨慕別人有「悲秋」的興氣。後半篇是這樣寫的：

「本報女士的佳作告訴我們：『最科學科學的，但在這一剎那，完全忘卻了他的志趣，存在於腦中的也只是一個盡量享受自然美目的目的……』這也是一種興氣，科學科學的目的，只圖這一本生物學教科書，但是這興氣與興氣：是植物的生殖機關呀，蟲鳴鳥鳴是在求偶呀之類，就完全忘卻了：昨夜

亮的時候，

火的光，電的光，一切具有確確氣息和燦爛的光，

不是在瘋狂地把我們的淚與血化成命運的

在，

我們為生存，已不能伏在黑暗的恐怖裏等待，

我們從各個角落爭搶生命於呼吸之間，

「三月的小病」，你離家的呻吟恰如死貝之於大海！

如今可憐的海水被世紀的毒火煮得發狂，

離家苦惱的世界，魚族們必須跳出波面去尋找日光，

敏感的詩人啊，你這癩病的小花，

我不信你的枝葉葉葉不因受熱而膨脹。

閒逛完稿，聽到蟋蟀在野菊下鳴叫，覺得好像是樂景，詩興勃發，就做了兩句新詩——

野菊花的生殖器下面，

蟋蟀在吊膀子。

寫出來一看，雖然比粗人所唱的雜歌要高雅一些，而對於新詩人的由「泥土被曬乾」而來的詩，還是「相形見绌」。

寫得太科學，太真實，就不雅了。如果改作詩也似乎不至於這樣。生殖器官用嚴又嚴先的辦法可以謂之「性官」；「吊膀子」呢，我自己就不懂那意思，但據老子上海者說，還是因為西洋人的男女親密同行而來的，引伸為戲感

够了，詩人！如果你年青，我們是勇敢的一羣，

為生命而快鬥才是真實的偉大的笑。

這是一首意識很正確很好的新詩，用詩的本質來指出自己本身的缺陷和歪曲，就正如藝術家在那裡自己給自己揭穿本身的「秘密」一樣。

這是很顯明的指給你現在是怎樣的一種時代，又很顯明的告訴了「你們詩人」今後該如何的走。

大可作为詩人的借鏡和反省。不過它本身也好像就正有着他那指出的一般新詩的缺陷，譬如「不是在瘋狂地把我們的淚與血化成命運的」與「我們從各個角落爭搶生命於呼吸之間」等

或追求異性的意思。用者，揭也，亦即相揆持。那麼我的詩就露出來了——

野菊性官下，

鳴蟲在翻討。

雖然很有些說教，但似乎也難得，也就是好得多。人們不懂，所以難，也就是所以好，現在也還是一個做文藝的秘訣呀。買之「新詩人」即向美先生之流，不知以為如何，

爲了這件「談新詩」的事，幾乎送掉魯老先生的性命。原來魯迅先生發表過題名「各種捐班」與「登龍術拾遺」兩篇雜文，得罪了一金屋詩人，有名無實

「盛宮保」的孫都洵美。那時邵氏自己辦了一個叫十日談的雜誌，便約出文

帶開來寫文章攻擊魯迅，一時討論女權問題的交章充斥文壇，鬧得滿城風雨。

而魯迅先生始終堅持「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權帶官，沒有權帶文人」的主

句，不已經是在讓我們替詩人「擔負着沉重的疲乏」了嗎？

此外過去本刊與近期的中國文學的詩輯中讓我們見到兩首與「够了，詩人！」類似的詩，一首是：「殘廢的藝術」，一首是：「聽厭了的歌」，也都是想指出新詩本身缺欠的東西。前者句子比較明快，後者却有些膚淺。然而我們相信「詩人們」却是已經到了應該「醒醒」的時候了。

這不是一首意識很正確很好的新詩，用詩的本質來指出自己本身的缺陷和歪曲，就正如藝術家在那裡自己給自己揭穿本身的「秘密」一樣。這是很顯明的指給你現在是怎樣的一種時代，又很顯明的告訴了「你們詩人」今後該如何的走。大可作为詩人的借鏡和反省。不過它本身也好像就正有着他那指出的一般新詩的缺陷，譬如「不是在瘋狂地把我們的淚與血化成命運的」與「我們從各個角落爭搶生命於呼吸之間」等

張。邵家就寫他「狐狸娶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以後據魯老先生在准風月談的後記上說：「戲劇上的二丑帶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醜。……邵府上也有惡辣的謀士的。就在也是這葡萄棚裡產生出來的「人言」上，扮出一個譯者和編者來」。魯迅給日本的改造寫過三篇雜文，其中有一篇批評當時中國政治的「談監獄」，於是便引出一個化名日本人井上的譯者。「人言」的編者註云：「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譯自日文，當可逃避軍事裁判。魯迅先生本來文章極好，翻譯亦能說得頭頭是道，但就觀此文，則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據，若非譯筆錯誤，則此種態度實為我不取也」。因為言外之意指魯迅是共產黨，

新詩的路子至少應該向這方面走。

張。邵家就寫他「狐狸娶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以後據魯老先生在准風月談的後記上說：「戲劇上的二丑帶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醜。……邵府上也有惡辣的謀士的。就在也是這葡萄棚裡產生出來的「人言」上，扮出一個譯者和編者來」。魯迅給日本的改造寫過三篇雜文，其中有一篇批評當時中國政治的「談監獄」，於是便引出一個化名日本人井上的譯者。「人言」的編者註云：「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譯自日文，當可逃避軍事裁判。魯迅先生本來文章極好，翻譯亦能說得頭頭是道，但就觀此文，則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據，若非譯筆錯誤，則此種態度實為我不取也」。因為言外之意指魯迅是共產黨，

張。邵家就寫他「狐狸娶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以後據魯老先生在准風月談的後記上說：「戲劇上的二丑帶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醜。……邵府上也有惡辣的謀士的。就在也是這葡萄棚裡產生出來的「人言」上，扮出一個譯者和編者來」。魯迅給日本的改造寫過三篇雜文，其中有一篇批評當時中國政治的「談監獄」，於是便引出一個化名日本人井上的譯者。「人言」的編者註云：「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譯自日文，當可逃避軍事裁判。魯迅先生本來文章極好，翻譯亦能說得頭頭是道，但就觀此文，則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據，若非譯筆錯誤，則此種態度實為我不取也」。因為言外之意指魯迅是共產黨，

張。邵家就寫他「狐狸娶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以後據魯老先生在准風月談的後記上說：「戲劇上的二丑帶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醜。……邵府上也有惡辣的謀士的。就在也是這葡萄棚裡產生出來的「人言」上，扮出一個譯者和編者來」。魯迅給日本的改造寫過三篇雜文，其中有一篇批評當時中國政治的「談監獄」，於是便引出一個化名日本人井上的譯者。「人言」的編者註云：「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譯自日文，當可逃避軍事裁判。魯迅先生本來文章極好，翻譯亦能說得頭頭是道，但就觀此文，則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據，若非譯筆錯誤，則此種態度實為我不取也」。因為言外之意指魯迅是共產黨，

張。邵家就寫他「狐狸娶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以後據魯老先生在准風月談的後記上說：「戲劇上的二丑帶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醜。……邵府上也有惡辣的謀士的。就在也是這葡萄棚裡產生出來的「人言」上，扮出一個譯者和編者來」。魯迅給日本的改造寫過三篇雜文，其中有一篇批評當時中國政治的「談監獄」，於是便引出一個化名日本人井上的譯者。「人言」的編者註云：「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譯自日文，當可逃避軍事裁判。魯迅先生本來文章極好，翻譯亦能說得頭頭是道，但就觀此文，則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據，若非譯筆錯誤，則此種態度實為我不取也」。因為言外之意指魯迅是共產黨，

張。邵家就寫他「狐狸娶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以後據魯老先生在准風月談的後記上說：「戲劇上的二丑帶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醜。……邵府上也有惡辣的謀士的。就在也是這葡萄棚裡產生出來的「人言」上，扮出一個譯者和編者來」。魯迅給日本的改造寫過三篇雜文，其中有一篇批評當時中國政治的「談監獄」，於是便引出一個化名日本人井上的譯者。「人言」的編者註云：「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譯自日文，當可逃避軍事裁判。魯迅先生本來文章極好，翻譯亦能說得頭頭是道，但就觀此文，則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據，若非譯筆錯誤，則此種態度實為我不取也」。因為言外之意指魯迅是共產黨，

張。邵家就寫他「狐狸娶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以後據魯老先生在准風月談的後記上說：「戲劇上的二丑帶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醜。……邵府上也有惡辣的謀士的。就在也是這葡萄棚裡產生出來的「人言」上，扮出一個譯者和編者來」。魯迅給日本的改造寫過三篇雜文，其中有一篇批評當時中國政治的「談監獄」，於是便引出一個化名日本人井上的譯者。「人言」的編者註云：「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譯自日文，當可逃避軍事裁判。魯迅先生本來文章極好，翻譯亦能說得頭頭是道，但就觀此文，則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據，若非譯筆錯誤，則此種態度實為我不取也」。因為言外之意指魯迅是共產黨，

張。邵家就寫他「狐狸娶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以後據魯老先生在准風月談的後記上說：「戲劇上的二丑帶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醜。……邵府上也有惡辣的謀士的。就在也是這葡萄棚裡產生出來的「人言」上，扮出一個譯者和編者來」。魯迅給日本的改造寫過三篇雜文，其中有一篇批評當時中國政治的「談監獄」，於是便引出一個化名日本人井上的譯者。「人言」的編者註云：「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譯自日文，當可逃避軍事裁判。魯迅先生本來文章極好，翻譯亦能說得頭頭是道，但就觀此文，則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據，若非譯筆錯誤，則此種態度實為我不取也」。因為言外之意指魯迅是共產黨，

張。邵家就寫他「狐狸娶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以後據魯老先生在准風月談的後記上說：「戲劇上的二丑帶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醜。……邵府上也有惡辣的謀士的。就在也是這葡萄棚裡產生出來的「人言」上，扮出一個譯者和編者來」。魯迅給日本的改造寫過三篇雜文，其中有一篇批評當時中國政治的「談監獄」，於是便引出一個化名日本人井上的譯者。「人言」的編者註云：「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譯自日文，當可逃避軍事裁判。魯迅先生本來文章極好，翻譯亦能說得頭頭是道，但就觀此文，則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據，若非譯筆錯誤，則此種態度實為我不取也」。因為言外之意指魯迅是共產黨，

張。邵家就寫他「狐狸娶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以後據魯老先生在准風月談的後記上說：「戲劇上的二丑帶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醜。……邵府上也有惡辣的謀士的。就在也是這葡萄棚裡產生出來的「人言」上，扮出一個譯者和編者來」。魯迅給日本的改造寫過三篇雜文，其中有一篇批評當時中國政治的「談監獄」，於是便引出一個化名日本人井上的譯者。「人言」的編者註云：「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譯自日文，當可逃避軍事裁判。魯迅先生本來文章極好，翻譯亦能說得頭頭是道，但就觀此文，則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據，若非譯筆錯誤，則此種態度實為我不取也」。因為言外之意指魯迅是共產黨，

張。邵家就寫他「狐狸娶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以後據魯老先生在准風月談的後記上說：「戲劇上的二丑帶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醜。……邵府上也有惡辣的謀士的。就在也是這葡萄棚裡產生出來的「人言」上，扮出一個譯者和編者來」。魯迅給日本的改造寫過三篇雜文，其中有一篇批評當時中國政治的「談監獄」，於是便引出一個化名日本人井上的譯者。「人言」的編者註云：「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譯自日文，當可逃避軍事裁判。魯迅先生本來文章極好，翻譯亦能說得頭頭是道，但就觀此文，則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據，若非譯筆錯誤，則此種態度實為我不取也」。因為言外之意指魯迅是共產黨，

張。邵家就寫他「狐狸娶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以後據魯老先生在准風月談的後記上說：「戲劇上的二丑帶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醜。……邵府上也有惡辣的謀士的。就在也是這葡萄棚裡產生出來的「人言」上，扮出一個譯者和編者來」。魯迅給日本的改造寫過三篇雜文，其中有一篇批評當時中國政治的「談監獄」，於是便引出一個化名日本人井上的譯者。「人言」的編者註云：「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譯自日文，當可逃避軍事裁判。魯迅先生本來文章極好，翻譯亦能說得頭頭是道，但就觀此文，則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據，若非譯筆錯誤，則此種態度實為我不取也」。因為言外之意指魯迅是共產黨，

張。邵家就寫他「狐狸娶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以後據魯老先生在准風月談的後記上說：「戲劇上的二丑帶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醜。……邵府上也有惡辣的謀士的。就在也是這葡萄棚裡產生出來的「人言」上，扮出一個譯者和編者來」。魯迅給日本的改造寫過三篇雜文，其中有一篇批評當時中國政治的「談監獄」，於是便引出一個化名日本人井上的譯者。「人言」的編者註云：「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譯自日文，當可逃避軍事裁判。魯迅先生本來文章極好，翻譯亦能說得頭頭是道，但就觀此文，則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據，若非譯筆錯誤，則此種態度實為我不取也」。因為言外之意指魯迅是共產黨，

張。邵家就寫他「狐狸娶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以後據魯老先生在准風月談的後記上說：「戲劇上的二丑帶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醜。……邵府上也有惡辣的謀士的。就在也是這葡萄棚裡產生出來的「人言」上，扮出一個譯者和編者來」。魯迅給日本的改造寫過三篇雜文，其中有一篇批評當時中國政治的「談監獄」，於是便引出一個化名日本人井上的譯者。「人言」的編者註云：「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譯自日文，當可逃避軍事裁判。魯迅先生本來文章極好，翻譯亦能說得頭頭是道，但就觀此文，則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據，若非譯筆錯誤，則此種態度實為我不取也」。因為言外之意指魯迅是共產黨，

張。邵家就寫他「狐狸娶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以後據魯老先生在准風月談的後記上說：「戲劇上的二丑帶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醜。……邵府上也有惡辣的謀士的。就在也是這葡萄棚裡產生出來的「人言」上，扮出一個譯者和編者來」。魯迅給日本的改造寫過三篇雜文，其中有一篇批評當時中國政治的「談監獄」，於是便引出一個化名日本人井上的譯者。「人言」的編者註云：「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譯自日文，當可逃避軍事裁判。魯迅先生本來文章極好，翻譯亦能說得頭頭是道，但就觀此文，則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據，若非譯筆錯誤，則此種態度實為我不取也」。因為言外之意指魯迅是共產黨，

所以魯迅說「這是作者極高的手筆，其中含着甚深的教機」，而且「邵家以為這同是得之矣了」。「我看見過富家兒的龐大，更深知明季賣身投募之輩是怎樣的陰險」。當時魯迅先生受了政治當局

的「壓迫」，不得不胡亂用不同的筆名「轉注了編輯先生和檢查老爺的眼睛」。雖然如此，還不斷被編輯或檢查者刪改文章。但是以往既不斷得罪人，也便被圍剿魯迅的人們喚出是他；而況「不善改悔的人究竟也閃躲不到那里去，於是及不及半年，就待着更厲害的壓迫了，只好停筆，證明了我的筆墨實在敵不過那些帶着假面，從指揮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這是一九三四年的事。作者在後記上

蒼涼地寫道：

時光是一天天的過去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也隨着過去，不久就在我們的記憶上消滅了；……雖然因此更招人憎惡，但又在國劇中更加生長起來了。嗚呼！「世無英雄，遂使孽子成名」這是我自己和中國文壇都應該悲憤的。文壇上的事件還多得很，獻給查之奇計，施離析之奇策，起譏歌兮中權，獻寶實兮心曲，立降降於往年，溫故交於今日。在這里也日不提及，或永不提及了。

果然，為時不久，我們的大魯迅先生便真地一切都水不提及了。歐克家帶魯迅詩云：「你是一隻孤峯獨立在中流，永遠青苔的披著時代的風」！想起了如今的文壇，想起了如今的詩，便又想起魯迅先生的這段公案。



史劇的人物形塑

在這一方面劇作者有深刻而完整的成功，而道成功是引伸史實，加強個性的抒，寫教書萬的人物個性更為典型，這是「文天祥」劇本優秀的一點；因為曹禺寫作的劇本，關於個性的表現多借重於台詞以外的描寫，使讀者及演員可多對角色的個性認識，而對話中所表現者彼此較深奧，很不容易體會，但吳祖光

的「文天祥」的人物個性的表現却完全借重於對話，沒有很長的對於個性的描寫，而劇詞又是很明顯的詞句，易於聽解，同時情感與氣氛在劇詞中一湧而出，不必再運用什麼技巧處理，下面我們選幾個典型人物的對話：

賈本師：(申申而響) 好哇！我聽得清，在家裏好好玩一天，皇帝老子像命似地把我催到宮裏來，我當是爲了什麼國家大事，原來是叫我與國慶三年，爲什麼請住他。

好哇，我們滿朝大臣三年來的心血，要係一句話給斷送了，難道說滿朝大臣都沒有耳目，能叫皇上聽信你一個婦人之言？

由這一段對話，我們可以看出賈太師是一個有權力的奸臣，並且由「我們滿朝大臣三年來的心血」中可以想到他是怎樣地一手遮盡天下目，欺騙皇帝的太師，他竟瞞上欺下，活活打死李宮人。

賈本師：我離開了臨安，每到一個地方總得玩他三五天，就這樣沿途就差不多走了兩個多月，大概就是這兩個多月裏頭的事也未可知；不過我總是大不相同，襄陽襄城已觀守了五年了，那容易就會破了，誰言難守。這是賈太師的親信書吏，也是同樣的人物，而且襄陽襄城的失守他居然不知；同時賈賈爲觀察，却到處開玩笑，寫得可謂痛快淋漓之至，活活寫出小人的典型。

呂師孟：在襄陽守六年，眼見得兵盡糧絕，城裏的人民百姓易子而食，城外的元兵不斷攻打，每天早晨我帶了全城百姓向東南方跪拜痛哭，盼望襄陽的救兵來到，可是朝廷上耗兵費道，始終沒有發來一兵一卒，這六年來的苦況有誰知道？

劇作者在呂師孟的對話中所說的最深刻，更鮮明出一個對於戰爭是爲國家，爲朝廷，爲權奸，還是爲自己的各種方向沒有定見的人物，我們大家都熟知蘇武與李陵的故事，呂師孟却也相當於李陵，我們可以從李陵答蘇武書中看出這些人的思想矛盾之點。

成！我願給大宋朝獻出一位丞相，死就值錢，要銀子有什麼用。

舟子是願夫走卒，但是他們爲了國家，爲了忠臣能够救國，却不惜犧牲一切來援助文丞相，這穿揆實是在對奸奸的一個正面刺激，冷嘲熱諷，值得推許。

文天祥：作兒子的對於國家，就如同作子女的對於父母一樣，父母不幸生了重病，雖然明知不能治好，然而沒有不肯用盡醫生的道理，我只要活一天，就要盡我一天的心實在不能挽救，我只好候命於天，文天祥到了今天，有死而已，何必多說！

簡單的一段對話，寫出文天祥忠誠國家，視死如歸的抱負，而他的人生觀也是值得我們借鑑的。

文天祥：天地之間有一種正氣，由這種正氣，發生出種種不同的形狀，在下面形成山川河岳，在上面就是日月星辰，在人類的中間，就是一種浩然之氣，充滿在廣大的天地之中，無所不在，當國家承平的時候，這種浩然之氣，可以在朝廷上大放光明，當世間顯出人的節烈，這節烈的浩然之氣，就永遠名垂青史，萬古流芳，共山海不朽，與日月爭光。

史劇的舞台技巧

他的生活觀也許不盡合乎科學，或者我們不妨用「封建」這個刻薄的語彙來批評他，但是可惜近世「深明大義」的人太少了，不能抱定像文丞相一樣的人生觀。

舞台技巧不應該有史劇和時代劇的分

曹禺的變

凌葉



別，但究竟史劇與時代劇不同處太多，在舞台技巧上自不能不有明顯的劃分，如此，才能在演出上獲得健全的效果，因為目前「舊劇勢力」在現社會上的比重很大，同時牠的內容又多取材於歷史、話劇的扮演史實自應有別於新劇，而創造出一個新的型來，我們就把這種藝術名之為「史劇的舞台技巧」。

「本文先研究劇本技巧，其他技巧容當另文述及，本劇共分四幕，連序幕和楔子共十一場，舞台技巧已臻極峰，下面對該劇的分幕予以檢討：

序幕 一在一片杳無人跡的荒野，靜

「變」是曹禺在三幕曲以後繼「正在想」與「北京人」的第三部作品，作風完全傾向於寫實主義。這是一部描寫抗戰的劇本，雖不無落入「國防文學」與「民族文學」窠臼的嫌疑，然而除了要求祖國復興的民族意識一點而外，同時也具有很明顯的革新时代的社會意識，時局發展到現在，抗戰的事實已經

靜的深夜，一個老人和孩子走過。起初孩子很恐懼這環境，又檢得了人的骨頭，就更增加了孩子的恐懼，何況野風吹着枯葉沙沙的響。在這個淒涼恐怖的气氛裏，老人述說自己曾經作了一件對不起國家，對不起自己的事，而給予這劇本發展以一個中心意識，我們不難從老人的對話裏看得清楚：

「人不論活多大歲數，全都有死的時候，可頂難的，就是怎麼死了，有的人死了，過了幾千年幾百年，人家也忘不了他，佩服他，誇讚他，有的人死了，過了幾千年幾百年，人家也忘不了他，可是都忘了他，這

不是單純的軍事行動，而是已經轉變為一個多元的政治問題。因此我們對於變評價的重點並不是折戰，而是在這空前的大轉變時期，暗示新中國的成長，與喚起國人自覺的社會意義。

作者解釋「變」二字說：

「變」中的生物，當春天來臨，一種潛伏發軔的生命力開始顯化在牠的體內的時候，牠或者會感到一種巨大的變動將到以前的不甯之感。這個感覺使牠快樂而痛苦，因為牠不止要生新體，却又要脫掉那層相沿已久的舊殼，「自然」這機殼定下不可避免的鐵律：只有忍痛脫掉那一層腐爛的舊殼，新的愉快的生命才能產生。

在戰爭的大變革中，我們見多少動搖份子，腐朽人物，日漸走向沒落的階級，我們更驚喜地看出新的力量，新的生命，已由堅苦的鬥爭裡醞釀，育化着，欣欣然發出美麗的嫩芽。這一段用血汗寫成的歷史裡有無數悲壯的事實，深刻道出我們民族志士在各方面奮鬥的犧牲而未被泯滅的階級日甚趨弱的哀鳴。我們對新的生命無限地拿出勇氣來維持，培植，對那腐爛的，應不惜惜，毫無顧忌地加以指摘，擊碎，甚至不惜運用各種勢力來壓制，直到這個人，這種

他，有的人活著沒有人知道他，死了也沒有人知道他，又有人活著作了對不住人，對不住自己的事，老了的時候死不死，活不活，有一肚子的苦說不出來。

第一幕·第一場 距序幕若干年前此地曾經是戰場，而在開戰以前，描述逃難人民的困苦狀態，但是我們從這一場裡卻不見逃難者的痛哭流涕，而只有民族的吼聲，愛國的熱情，這是劇作者運用舞台技巧的成熟之處，同時第一場是第二場的伏筆，是「對照」的方

式，因為沒有第一場的「哀鴻遍野」的慘狀，陪襯不出來第二場賈太師的晏安，方是不失其真實性的。

由此我們可以証實曹禺寫變的動機決不是為了宣傳幾個意氣的口號標語，而是有把握現實，創造現實的企圖的。至少是由反映現實進而批判現實。這是一個非常艱鉅的工程，而作者却處理得相當圓滿。

全劇四幕三場四景，演員共三十二人，女演員九人。係民國二十九年末寫成，描寫由二十七年一月起至二十九年四月止一個後方醫院的故事。第一幕敘述由華中遷往內地的接受官方津貼的私營後方醫院內部混亂的情形。自從搬到窮鄉僻壤以後，因為「天高皇帝遠，院裡更缺乏守法的精神」，於是便像「積滿塵垢的老鐘，起初只是工作遲緩，以後便索性不動」。

「好的職員不過是情緒消沉，壞的就胡作非為，瞞上欺下」。從庶務主任到工友多半都是院長秦仲宜的私人。大家不辦公，由打牌酒酒做起投機生意來，雖然有一個被人稱作「傷兵的母親」的名醫丁大夫拋棄了從國外歸來後在上海經營的醫療事業，自動投入醫院管理想而服務，然而「青明見楚」不但事事棘手，

逸樂這一點也是劇作者把握觀衆感情的地方。

第一幕·第二場 描寫與第一場相反的情形，這裏面有從官裏搶來的葉官逸情形，這裏面有從官裏搶來的葉官人，有從尼庵裏找來的妙香，有打太師夫人主意的堂吏翁應龍，有愛嬌嬌的七夫人，有鑽狗洞獻美女的史良清，更有因美女而賞與吏部尚書的賈似道，本場可以說是最熱鬧，有強烈的暴露性的一場，雖然這是描述南宋的故事，但是如果拿來印證當前的社會情形，也有些地方是不失其真實性的。

